

山  
東  
古  
國  
考

王 献 唐 遺 书

山東古國考

魯書五

山东古国考

王献唐遗书

\*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787×1092毫米16开本 17.75印张 2插页 144千字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000

书号11206·43 定价2.00元

# 目 次

黄县冥器	(一)
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	(一五九)
释  上	(二三五)
邳伯罍考	(二六三)
后记	陈梦家(二七六)

王 献 唐 著

黃 县 真 器



# 黄县彝器

## 引言

山东省博物馆现在陈列的八件周代冀国铜器，是一九五一年黄县出土的。原系墓葬，由农民挖出归公，未经清理、发掘，只能对铜器本身作研究。

仅仅八件春秋期器，铭文又不长，按一般写法不过一两千字。但在研究中不断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竟牵连草成五个部分。

第四第五两个部分，虽由黄县彝器引出，在全书体裁上不宜与上合并。现把第一至第三部分编为此书，以第四第五部分，名《山东古代的姜姓统治集团》，另为一书。第二书大体完成，尚须修正补充，有许多地方在一书内时常涉及，只有从略。

从来没有把八件铜器写成这样长文的。当然不是以长为贵，有一些卜辞金文史料，过去都未系统的整理过，有一些古文字也未明白解释过，这都与夏器有关，把它整理、解释出来，文字就要拖长。

在这里边，提出了三千年左右山东两个不见经传的古国，时代虽早而史迹琐碎。我不怕细小，只怕说的不正确。内中包含肯定的绝大部分和假定的某些部分，无论肯定假定，都希望读者纠正我的错误。

王 献 唐

一九五八年四月

# 第一部分

## 一、冀器出土情况与灰城遗址

山东前莱阳文物管理委员会黄县分会报告该县冀国铜器出土情况，略谓：一九五一年四月，县城东南十里灰城区域南埠村，村民姜德科在村东地内平泥沟，由其伙伴后李家村李显安掘出铜器八件，疑器中含金，敲击验看，致多损伤。当时由南埠村分得一部分，李显安分得一部分，还有一件匣，归该区政府保存。

铜器出土以后，黄县分会即派金经一、张敏生到南埠村调查。铜器已全部归公，现

在山东省博物馆陈列。

八件铜器，四盨及盘、匜俱有铭，一鬲一鼎无铭。匜最完整，鼎残存一半。

鬲的口缘中间，绕有深槽，上必扣合他器，当是一个甗的底部。报告谓南埠村分得一鼎、一盘、一盨，李显安分得二鼎、三盨。如果属实，应该还有两鼎。当时或出一鼎一甗，甗有上下两部，上为甑，下为鬲，上下有合为一器的，有分两器扣合的。这是第二式的甗，出土时上下殆已分离，农民误为两鼎，其中一个鼎，即是现在甗下的鬲，另有一个鼎，便是甗上的甑，或已破碎遗失。

报告又谓：与铜器同出形器一，长尺许，黄白色，村民说是滑石，当时断为数段。又一物，形如珠而长，中有孔，侧有渠，当是佩饰。外陶罐一件被打碎，张敏生在该处拣得陶片，内作紫红色，外为黑色。

大批铜器一般出于墓葬。八器位置情况，最初传说藏于瓮形器内，经调查，知系罗列方式。由其方式，证知仍属墓葬，珠形佩饰为墓主服用品，应有尸骨，并有一些不在报告以内的物品。

灰城这一墓葬，属春秋时期。详下

古文化遗址，时时出土文物，现在所知材料如下：

一、王道新黄县志稿金石目<sub>未刻</sub>，谓清光绪八年秋，灰城大于家村中，掘出古鉨一组，文为「陈趨疾私鉨」，归同邑丁树桢。这也是一个墓葬，鉨为墓主佩带物品。「趨疾」即去疾，「私鉨」的私，当是信字。彼时信字从人从言，也从人从心，心字省作廿，人又作<sup>ノ</sup>，每误释为私为讯。凡是鉨文後作「信鉨」两字的，都为战国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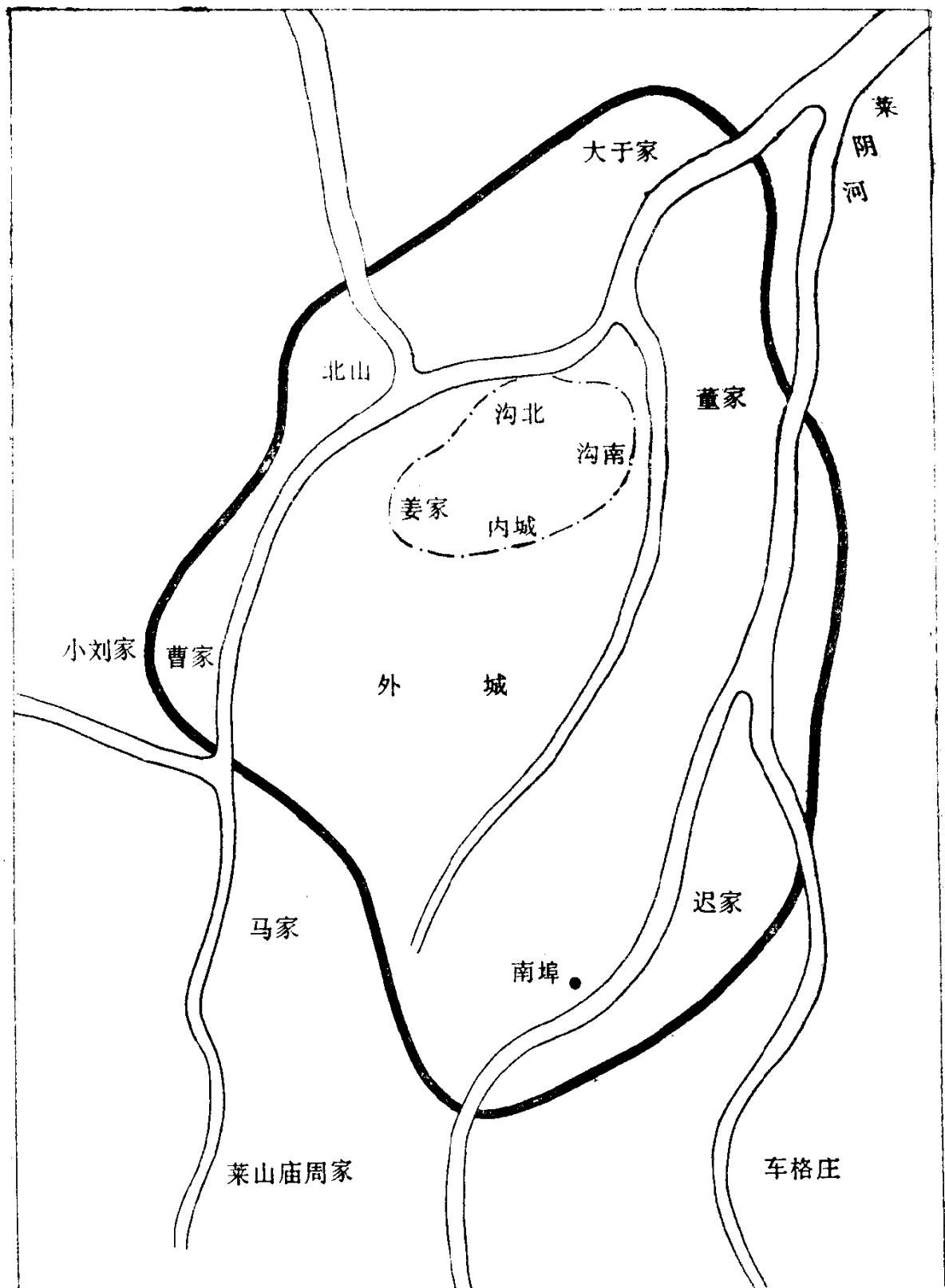
二、王又著有黄县金石杂记<sub>未刻</sub>，谓光緒間灰城出周瓦登多件，上钤印文，有作<sup>𦵹</sup>的，有作貿里的。这一钤印作风，在山东东部说，应是齐都临淄向东传播的，一直到福山。<sup>𦵹</sup>即瞷，亦即益都益字古文，齐国圆钱和临淄陶文，屡见此字，为古益邑地名。灰城既有此项钤印陶器，可能是当作商品输入，或齐国益邑人来此所造。三、以后黄县分会又派张敏生、杜明甫复查，传说一九一四年前后，灰城内城有人掘井得四铜钟，为邑人王曼生购得，不久又有方鼎等出土，售于县城达观阁古董铺。一九三一年左右，灰城沟北村王姓，亦掘得五铜钟，故伪时期被迫售出。光緒登州府志载灰城曾出古乐器<sub>见下</sub>，未言何器，我推测山东省博物馆有黄县丁树桢的两个编钟，也是

灰城所出。丁在山东陈介祺、吴式芬以后，是第一位收藏金石的。他从外地贾人手中购买铜器，类有铭文，若本地出土，为桑梓文物，则不计此。登州府志这段灰城记载，特别翔实，疑是黄县人就近勘查所写，其时丁氏正在大收古物，因而把两个编钟说成古乐器，叙入文内。钟皆无铭，土鏽斑驳，也象征不是从外地辗转购来的。这样推测，再结合张、杜调查，似乎灰城先后曾出土十一个钟，据说那九个也无铭。博物馆藏的是春秋时器，其余虽属传说，但能肯定当时灰城有一个或数个墓葬先后出土一些铜器。

四、在灰城中，箭簇等类小品，时时可以拾得，陶器出土尤多，碎片几乎遍地皆是，类为灰色，间有作黑色的。山东博物馆陈列的黑色高繁陶豆，为清光绪十八年秋灰城出土，附有该县王守训刻记。豆制极精，黑色微光，为战国期作品。

现在灰城遗址，有内城、外城，外城依山修筑，高下不一，内城面积约可二百市亩。此次铜器出土的南埠村，在外城以内东南部。

光绪登州府志灰城下云：「其建置遗址，沿马岭山坡起，包括南埠、迟家两村，北经烟台顶西南麓，西逾莱阴河，沿凤凰山南坡，经董家、大于家、北山诸村之北，至姜家村西。相其形势，当系沿岡阜之顶，包括曹家村而东，回环相接，周约十余里。又内



图一 灰城遗址草图

有城址遗形，起于姜家村之东南角，环绕沟南、沟北两村，由沟北村西，延至姜家村西，回环约三四里。现在土基高三丈至二三尺不等，广二三丈以至数尺。二三十年前，高广尚倍于斯，以土人拓地取土，遂渐低下。姜家村前，复有荒台岿然，故老传为古时典兵处，似或可信。上述遗址，土人耕田，每有古瓦陶器及铜币折戟断盔并古乐器等发见，第居民无考古常识，不知保存，甚属可惜。以此观之，其地为前代设置城镇或先民据险守土之故址无疑。」这段记载，是经过勘查写出的，在过去府县志中，颇难能可贵。

灰城城址现已更为低下，土基断续犹存。甚么时候废为分散的村落，无从知道。外城内的北山村，曾发现一个墓葬，张敏生、杜明甫采集三块墓砖，现藏山东省博物馆。砖为方胜纹，各在砖的一首刻字。一为「建熙元年」，一为「朔二十四日癸巳葬」，杜疑中间尚缺一块，按历法推算为「十一月庚午」五字。另一块，文为「孙永平墓」，杜疑其上尚缺两块，殆记孙永平籍贯。墓系砖砌，在墓门两旁露出的砖首，对刻两行文字，每行各占三砖，作风特殊。建熙为南北朝时燕国慕容暐的年号，那时既有墓葬，当然也有居民。大约城废以后，内外城址中，始终分布著一些村落，直至现在。

一九三二年黄县修志时曾测绘县图，图由张敏生捐公。现在影绘图中灰城一部分（删

去等高线并简化一部分），内外城址界线，系就张、杜勘查的断续墙基所在补入。虽未尽可据，若和登州府志对照，全部遗址轮廓，即可瞭然。

## 二

紧接着一个问题。过去对灰城说法不一，有谓即春秋时莱国都城的，有谓不在此地的，综合为以下数说：

一谓莱都在故黄城。春秋宣公七年左氏传杜注：「莱国，东莱黄县。」杜说出于汉代服虔，以后元和郡县志、太平寰宇记、路史及郑氏通志，均谓黄县故黄城即莱国，清代如读史方舆纪要诸书因之。服杜旧说，本指莱被齐灭东迁所在。故黄城为汉代黄县故城，亦谓东黄城，在县东偏南二十五里，距灰城约二十里。黄县志稿金石目有「李忠」印，谓出故黄城附近黄城集中。印文纽制与汉代合，未闻出土秦前物品，亦无秦前其它遗迹，说为莱都，今无实据。

一谓莱都在龙门山。齐乘：「黄县东南古莱子都，地名龙门。山峡之间，凿石通

道，极为险隘，土人曰莱子关。」山东通志、登州府志及康熙黄县志，均谓在今城东南二十五里，地名龙门山。按黄县龙门山在城东南四十余里康熙志又说：「左传齐人伐莱，莱使正舆子、贿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，齐师乃还，即此。」龙门山在黄城东南，距灰城颇远。莱子东

迁，据左氏传只将一小部分统治者安插在郕地，国已不国，安有新都？有亦不需在山上修建。齐乘殆据莱子关故名，推测而得，并无它据。至康熙志引左氏传指实其地，更为附会。左氏所记，当在山东中部昌乐临朐一带。

一谓莱都在灰城。康熙志又云：「其后齐复入莱，迁莱子于郕，在国之东，故曰东莱。地今去县城十里，基址犹存，一名归城，取莱子归附之义。居人多以凿石烧灰为业，讹名灰城。」乾隆黄县志因之。同治志云：「今黄县人士疑灰城即莱之故都，龙门或为莱之故关，亦颇近理。」康熙志以莱都本在龙门山，因说齐又迁莱于郕，为第二二个都城。龙门和灰城同在黄县，齐又何贵此迁？不迁则灰城为莱故都，应名莱城，迁而灰城为郕，应名郕城；今皆不尔，何以知其为莱都？所谓「莱子归附之义」，是用后代「归德」「归化」等地名为说，那时是没有这种名例的。至于东莱二字，见国语、管子，康熙志讲的也不正确。但是灰城和归城名称，最早在这里出现，当系故老相传旧名，据而

著录，迄今未改。

一谓莱都在即墨。黄县志稿谓：「县人士因传记之文，考订莱国故都，应在即墨。」

其说略谓史记齐太公世家，莱侯与太公争营邱，其时莱为侯国，律以周制，侯封无都黄而边营邱之理。春秋襄公二年传：「晏弱城东阳以逼莱。」六年传云：「晏弱城东阳而遂围莱。及杞桓公卒之月，乙未，王湫率师及正舆子、棠人军齐师，齐师大败之。丁未入莱，莱共公浮柔奔棠。四月，晏弱围棠，十一月丙辰灭之，迁莱于郕。」考东阳在临朐东境，莱都当与相近，并去棠不远，则当为古即墨附近云。黄县志考莱国旧都在临朐附近，大体正确。古即墨在现在的平度地帶，不能因为莱共公奔棠，棠在古即墨，便说「迁莱于郕」的郕，也一定在古即墨附近。春秋战国惯例，灭国迁君都在相当遥远地带，不在附近。亡国之君如在附近安定下来，就能勾结原地居民，乘机复辟。当时平度地帶，大部分为齐占领，绝不肯把莱子安置在自己境内，一定要迁到远处，使他孤立起来。

一谓莱都在黄县。光緒登州府志：「据左传襄公二年齐姜薨，齐侯使诸姜宗妇来送葬，召莱子，则莱子自是齐之宗室。蓋太公时之莱，久已亡矣！其地属于齐，以之封支